

爱格
Aigirl



不期而遇 的你

Bu Qi Er Yu

De Ni

桥舒芸 | 著

生活归生活，理想归理想。
现实归现实，你归我。

他攻城略地而来
亲手拆掉她心中的墙

只一眼，她决定跟他并肩走下去。
这一瞬，是一生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不期而遇 的你

Bu Qi Er Yu

De Ni 桥舒芸 |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不期而遇的你/ 桥舒芸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2

ISBN 978-7-5399-9882-4

I. ①不… II. ①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8649号

书 名 不期而遇的你

著 者	桥舒芸
责任编辑	姚 丽
特约编辑	邓 理 唐 瑜
策划编辑	唐梦莎
装帧设计	杨 平
内文设计	张娅君
封面绘图	亦良璇子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0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9
字 数	347千字
版 次	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9882-4
定 价	3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见过暴风骤雨日落彩虹，
都不如人海中，不期而遇的你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楔子 001

Chapter 1 初识 / 002

Chapter 2 月色真美 / 024

Chapter 3 无须结果 / 054

Chapter 4 往事如尘 / 071

Chapter 5 知友书坊 / 095

Chapter 6 命中注定 / 120

Chapter 7 疯狂报复 / 135

Chapter 8 无处告别 / 167

Chapter 9 对垒沙滩 / 185

Chapter 10 归来 / 212

Chapter 11 对决 / 238

Chapter 12 永恒 / 268

Bu Qi Er Yu
De Ni

楔子

时值深秋，寒风瑟瑟。

天边刚吐露鱼肚白，墓园内死气沉沉，只有东南角一处松柏掩映的大理石墓碑前站着一人，是个一身黑色风衣的年轻男人。

男人高瘦挺拔，茕茕孑立。他垂眸看着墓碑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双膝跪地，打开脚边的黑色皮箱，浇上烧酒，掏出打火机。

所有履历、证书顷刻间在火光中覆灭。

天色越来越亮，男人脸上映着的通红火光逐渐被初升朝阳的光芒替代。

最后一丝火苗熄灭，他缓缓伸手，触摸着黑色墓碑，一字一字摩挲着上面镌刻着的金色大字。最终，他抬起脸，双目赤红。

身侧传来沉沉的脚步声，碑前燃烧后的灰烬随之轻轻扬起。

男人没有抬头去看来人，只是微微侧身一让，来人从他身后绕过，脚步声渐息。

太阳已拨开浓雾挂在当空，男人又跪了一会儿，突然觉得不对劲，一侧眸，身旁的石板上赫然映着两个影子，一前一后，一跪一站，站着的那个正缓缓扬起手。

男人猛地回头，还没来得及起身，就见寒光一闪，一把冰冷的弹簧刀已当胸刺来。

墓园的角落传出一声闷哼，刹那间飞鸟从枯枝间惊起，哗然掠过长空。

初 识

Chapter 1

> > > > >

华灯初上，沈蕙坐在吧台后面，埋头按着计算器，算今天的收支情况。

江寻白侧身站在吧台边上，有些不耐烦地拧了拧眉，终于忍不住敲敲吧台打断她算账：“我跟你说话呢，能不能给个反应？”

沈蕙头都没抬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江寻白气急：“‘嗯’是什么意思，去还是不去？沈蕙你是不是提早进入更年期了，阴阳怪气的！”

“我妈断七还没过，你觉得我方便参加娱乐活动？”沈蕙说完，最后一次按下灰色的等号按钮，一看数字，今天又亏了一百多，她心情更差了，面无表情地瞥了江寻白一眼，“别站着了，唱歌吃饭，该干吗干吗去吧。”

“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活该你找不到男朋友！”江寻白涨红了脸，愤愤地说了一句，见沈蕙握着笔的手一僵，忙又往回找补，强笑道，“哎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咱们从小一块儿长大，你知道我没恶意的。”

沈蕙抬起头，目光冷淡：“一点都不好笑。”

江寻白被她噎了一下，满脸通红，尴尬地道：“那我跟我老公去玩了，真不带你了啊。”

沈蕙垂下头没说话，江寻白咬咬牙，“哼”了一声，转身嘟囔：“整天守着个不赚钱的破咖啡店，真不知道在干吗。”

话音刚落，门口铃铛一响，进来个年轻男人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皮肤黝黑，看着倒

挺精神。刚一进门，他就朝吧台喊：“美女，两杯咖啡，打包。”

还真有大晚上来买咖啡的怪人，江寻白回头看了一眼，见沈蕙不知何时扬起了明媚笑容，完全不见刚才死人脸的模样，不由得撇了撇嘴，然后快步出门。

丁步抬头扫视吧台后面挂着的价目表，眼睛越瞪越大。

沈蕙见状，脸上笑容淡了淡，问：“请问先生需要什么？”

丁步回过神，看向沈蕙，见她年纪似乎跟他差不多大，笑容娇媚可亲，不由试探：“我买最便宜的你会不会鄙视我？”

沈蕙微微垂下头，动作利落地拿起两个中号纸杯，在右边的机器下接了两杯速溶咖啡，盖好盖子推到丁步面前，说：“黑咖啡中杯，单价十八，打包加两块，一共四十。”

丁步一愣，对上沈蕙的视线，忽然脸颊一热，忙低头佯装找钱包，掏了一张五十给沈蕙。

沈蕙找他十块，然后说：“欢迎下次再来。”

她声音甜糯，丁步心里一酥，忙拿起两杯咖啡跑了。

沈蕙脸上的笑容很快消失。

丁步买完咖啡，很快跑回对面的海边大排档。海风徐徐，大排档沿着沙滩过去，一路摆了有百来米，人声喧嚣。

丁步找到靠近海滩游乐场的那家，把两杯咖啡放到油腻的桌子上说：“这咖啡，真他娘的贵！”

桌子的另一边，程嘉言晃着一瓶冰汽水，瞥了眼白色纸杯没说话。

丁步又道：“不过你说得对，那家店的确没生意。”他说完，又让大排档老板上两瓶冰啤。

“程哥，你就喝那玩意儿啊？”丁步用牙撬开啤酒瓶盖，举起瓶子和程嘉言碰了碰。

程嘉言喝了口汽水，劣质糖精的甜腻混着刺舌的气泡在嘴里蔓延，他把汽水瓶放回桌上，转手拿了一杯咖啡，说：“明天一早就得开车送货。”

丁步见他拿着咖啡端详，不由得努努嘴：“你尝一口试试，十八块的咖啡，什么味道？”

程嘉言连盖子都没开，又把咖啡放回桌上，跷起二郎腿往椅背上一靠，漫不经心地瞥了丁步一眼：“一块钱速溶咖啡的味道，还用得着尝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丁步一把抢过咖啡喝了一大口，有点苦，倒是尝不出究竟是几块钱的，他愤愤道：“长着一张美人脸，合着就是个奸商！”

“美人，有多美？”程嘉言垂着眼，笑容有些玩味。

丁步：“跟明星似的。”

“一线还是十八线？”程嘉言又拿起咖啡杯在手中把玩。

“必须是一线！”丁步笑道，“那美得，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！”

程嘉言笑容一淡：“好好说话，别糟蹋人。”他说完，又把手里的咖啡推到丁步面前，“这杯也喝了，别浪费。”

丁步对他言听计从，咕咚咕咚灌下两杯咖啡，说：“他妈的，四十块钱，就喝了个水饱！”

“饱了就回。”程嘉言留下几张零钱，起身就走。

身后传来摊主的吆喝：“一共七十二，正好！”

丁步拿着喝了一半的冰啤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旁，问他：“这就走了？你不亲自去那家店看看吗？”

“看什么？那家店生意的确不好，以及老板娘是个美女……知道这两点就够了。”程嘉言踩着松软的沙子，不急不缓地往前面的沿海公路走。

丁步拦在他面前，看着他：“那我们不赚钱了？老杨那儿怎么交代？”

程嘉言抬起眼皮，悠闲地瞥了他一眼：“急什么，还有二十天。”

他说完，又绕开丁步继续慢悠悠地往前走，沙滩上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。

路边停了一辆小型白色厢式货车，两人正要上车，丁步却道：“等等，我先去放个水……哎，这一肚子咣咣当当的。”

丁步脚步声渐远，不知去哪里解决了。

程嘉言双手插着裤袋，斜斜地倚着车头，抬眼看去，正好瞧见马路对面那家咖啡店——知友书坊。

相比周边其他店铺，这家店的确门庭冷清。

程嘉言看了一会儿，没过多久，店里的灯忽然一盏盏地暗了。他掏出手机一看，晚上九点不到。

看来生意的确很差。

沈蕙出门上车，刚开出几百米，车子就突然熄火了。十年前买的马自达手动挡汽车，服役到现在也算是家中的功臣。

她踩下离合器和刹车，扭动钥匙试着打火，车子没反应，又试了几次，依然没反应。

此时的沿海公路没什么车子经过，沈蕙叹了口气，在车后一百米处放好红色三脚架，随后回到车边，倚着车门吹风。

海风凉爽，带来些许腥咸气息。她撩了一把被风吹乱的长发，望向公路对面。

车道外停着一辆白色小货车，车厢上喷着四个黑字，只是光线太暗，她看不清楚。

车边斜倚着一个男人，双手插着口袋，姿态悠闲慵懒。他留着利落的板寸，个子高大修长，披着一件宽松的藏蓝色短袖衬衫，露出里头的白色贴身背心，身材很棒。

男人似乎发现了她的注视，扭脸朝她这边看来。沈蕙意外地对上他的视线，有些尴尬，那男人却挑着眉，勾起嘴角，朝她微微颌首，带着些许痞气，但并不轻佻。

沈蕙一愣，反应过来后，冲他点点头。

没过多久，货车后面又跑出一个年轻男人，比一直站着的男人矮了大半个头。

沈蕙定睛一看，发现竟然是刚才来买咖啡的那人。

两人站在车边不知说了什么，买咖啡的男人突然夸张地朝她挥了挥手，然后不等沈蕙有所回应便绕到副驾驶位上了车，又倾身招呼还站在原地的高大男人上去。

沈蕙换了个站姿，抱着双臂歪头看着对面两人。

男人没动，与她对视一会儿，这才转身上车打火起步，动作敏捷干练。

货车渐行渐远，沈蕙这才回过神，上车试着打火，引擎轰鸣。她收回三脚架，熟练地挂挡起步。

半路接到江寻白的电话，问她：“我有朋友想买你那个店，你……”

“不卖。”沈蕙接过话，慢下车速。

“不卖不卖……你早晚被那个破店拖死！沈蕙，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！”

沈蕙沉默了会，沉声道：“你说对了，我就是死心眼。”

“你……”江寻白还想说些什么，但沈蕙没给她这个机会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

知友书坊，不能关，更不能卖。

货车在一片厂区空地上停下，右边一溜过去还有九辆相同车型的车。

车门打开，程嘉言从车上跳下，转身进了旁边的厕所，打开水龙头慢腾腾地洗手。

丁步跟进来，冲到里面解决完毕，出来见程嘉言还在洗，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洗，不由得“啧啧”出声：“程哥，没见过你这么爱洗手的。”

程嘉言没说话，洗完之后转身往宿舍里走。

丁步跟在他后头，又开始问：“程哥，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干？虽说还有二十天，可我怕老杨等不了啊！”

“明天。”程嘉言开口，抬头扭了扭脖子。

丁步忙跑到他身后，一边走一边殷勤地给他垂肩，说：“程哥，你有计划了？”

程嘉言“啧”了一声，浓眉一拧：“洗手了吗？”

说着，他肩膀一收，敏捷地躲开了丁步的手。

丁步讪笑，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进了宿舍。

宿舍是由一个集装箱改装的，大门正对着冰库，方便第二天起来装货。进了大门一溜通铺，四个男人光着膀子在门口的铺位上斗地主，另有两个男人抱着双臂站在一旁观战。

宿舍里头热火朝天，烟雾缭绕。

丁步一脸嫌弃地绕开他们往里走，正对着过道的白胖男人却叼着烟开口：“哟，回来了？给哥们儿几个说说，今天在外头赚了多少钱！”

话音刚落，几个男人哄然大笑。

丁步咬着牙，抡起拳头就要上，却被程嘉言抬臂拦下。

“程哥？”丁步看向他。

“回去睡觉。”程嘉言懒洋洋地瞥了那边几个男人一眼，不轻不重地说道。

丁步“哼”了一声，到底是压下火气回到自己通铺上。

程嘉言从对面一张空铺位上拿了送货单，屈腿靠在自己床头，就着台灯用水笔在上面画了几个钩，然后递给丁步：“这几个，你替老杨送。”

丁步刚接过，还没说话，门口那边就一阵欢呼：“王炸！”伴随着几声叫骂，几人开始结账。

程嘉言目不斜视，继续说：“明天送完货，那家咖啡店见。”

次日天还没亮，宁市制冰有限公司的厂区内就传出此起彼伏的引擎声。程嘉言锁好车厢门，绕到车头，丁步从旁边一辆车上探出身子：“程哥，待会儿见。”

程嘉言点点头，朝他比了个“OK”的手势。

沈蕙今天很早就来开门，等到日上三竿，店里才进来两个客人。

是两个小姑娘，站在门口打量一番，然后一阵窃窃私语，又转身离开了。

沈蕙尚未完全绽开的笑容僵在嘴角，最终化成一丝失落。

照这样下去，她店里的收入还不如去对面沙滩上摆摊贴手机膜赚得多。

中午十一点多的时候，门口传来“突突”的引擎声，沈蕙啃着面包抬头望了一眼。碧海蓝天下两辆白色货车闯入她的视线，一前一后在她门口停下，车厢上有黑字喷着“宁市制冰”。

车门打开，两个男人一前一后从车上跳下，沈蕙定睛一看，居然是昨晚遇到的那两人。

高个男人依然穿着藏蓝色衬衫，走路带风，衣摆飞扬。

门口铃铛一响，两个男人进了门，之前买过咖啡的年轻男人笑嘻嘻地直奔吧台，人还没到就挥手打招呼：“美女，我们又见面啦！”

沈蕙扬起笑脸：“先生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”

“你这儿有饭吗？”丁步问道。

沈蕙嘴角一僵，但仍然保持微笑，把吧台上立着的价目表推到他面前：“我们这儿有甜品，您可以看一下。”

一只手从丁步身后绕过来拿走了价目表，丁步瞥了一眼，倚着吧台托着下巴和沈蕙聊天。

“美女，我叫丁步，这是我大哥。”他指了指程嘉言，又说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沈蕙嘴角的弧线逐渐下垂，她抿了抿唇，看向程嘉言，语气不像刚才热情：“先生想好点什么了吗？”

程嘉言扭头，对上她的目光，两指夹着价目表放回吧台，说：“你这儿东西这么贵，有人买吗？”

他声音不算低沉，却很有磁性，听着让人心里一酥，舒服极了。

沈蕙冷下脸，抬手往门口一指：“先生如果不打算点单，大门在那边。”

程嘉言侧身搭着吧台，轻笑一声没有说话。

丁步看他一眼，伸出两根手指拦下沈蕙的手，嬉皮笑脸地开口：“老板娘，和气生财嘛。这不，我们也是看你店里生意冷淡，想帮你一块儿想想办法。”

沈蕙一愣。

丁步忙趁机说道：“你看，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？我们呢，帮你拉点客人，你呢，就给我们……”

他说着，朝沈蕙挤挤眼，搓搓手指，做了个数钱的动作。

沈蕙冷笑：“我为什么要答应你们？”

程嘉言闻言，嘴角一勾，手指弹了一下右边金色招财猫的脑门，缓缓道：“每天只

会坐等客人上门，那就只能关——门——大——吉——了——”

他说完，朝丁步扬扬下巴，转身就往门口走去。

丁步不舍地望了沈蕙一眼，站在原地喊了一声：“程哥？”

程嘉言脚步很大，但走得不快，丁步忙跟上两步，又停下，看看沈蕙再看看程嘉言，满脸纠结：“程哥！”

沈蕙默不作声地看着程嘉言的背影，他已经打开门，铃铛响起。她咬了咬牙，终于忍不住开口：“等等。”

程嘉言一手扶着门，一手插着裤袋，听到她的话，他停下脚步，闲适地看着门外公路对面的海天一色，勾唇一笑。

沈蕙倒了三杯咖啡与他们一同入座。

桌子靠窗，窗外就是大海，海风习习，窗台上的风信子刚刚开了个紫色的小花苞，在风中微微颤动。

程嘉言跷起二郎腿靠在椅子上，姿态慵懒。他收回看海的目光，垂眸瞥了一眼热气腾腾的咖啡，说：“一块钱的速溶咖啡？”

沈蕙没说话，倒是一旁的丁步把嘴里的咖啡吐回杯子，嚷嚷道：“又是一块钱的？美女，谈生意嘛，你能不能有点诚意？”

程嘉言抬了抬手，示意丁步闭嘴，然后才说：“我们每拉回一批客人，就从你的销售额中抽取四成，有异议吗？”

“四成？”沈蕙轻笑，对上他的视线，“空手套白狼的事谁不想做？”

“空手套白狼……”程嘉言玩味地重复这几个字，随后坐直了身子，胳膊搭着桌子，倾身靠近沈蕙，“对你来说，难道不是？”

他说完，抬眼扫视除了桌椅书架外没有任何客人的店面，随后又盯着沈蕙，嘴角一勾，一字一顿说：“你看，空、手、套、白、狼。”

沈蕙身子往后一仰，凝眸看向他，说：“三成。”

“成交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三成，成交。”程嘉言起身，双手插着裤袋往门口走去，漫不经心地说，“做好准备，第一批客人马上就到。”

丁步恋恋不舍地盯着沈蕙看，见程嘉言马上就要出门，这才遗憾地起身，离开前又对沈蕙说：“你放心，我程哥说马上到那就一定马上到。”他说完，又朝门口跑去，

“程哥，等等我！”

外面海浪拍打岩石，海鸟不时长鸣。

沈蕙在厨房洗杯子，偶尔朝外面张望。

半个小时之后，沈蕙突然听到外头铃铛“叮叮当当”一阵响，她忙从厨房出来站到吧台，只见丁步举着一面小红旗领着八个女人正往店里走来，从少女到中年妇女，一应俱全。

最后进来的是程嘉言，刚进门，他的目光就直直地扫向沈蕙，眼尾微微上扬，嘴角带着一抹意味不明的笑。

沈蕙避开他的目光，转而看向丁步。

丁步举着小红旗领着几个女人在店内转了一圈，然后来到靠墙的大书柜前，扯着嗓子喊：“这里就是民国那位女作家最喜欢的咖啡店。”

书柜是纯木打造，有些陈旧，透着一股沧桑感。

丁步指着书柜又说：“大家注意啊，这个书架就是店里唯一一个民国遗物，当年那位女作家就喜欢倚着这个书架，看看书，构思小说……”

还真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。

沈蕙收回目光，拿起抹布擦了擦吧台，随时等着有人过来点单。

程嘉言不知何时来到了吧台前，斜倚着吧台，朝沈蕙挑了挑眉：“怎么样？”

沈蕙又瞧了丁步一眼，他已经讲到那位女作家最喜欢喝的咖啡。她听到名字，是店里最贵的那种。

有小姑娘高声问沈蕙：“老板娘，你这儿还有这种咖啡吗？”

“有，可以过来点单。”沈蕙说完，收回目光，拿出笔准备写单子。

程嘉言略微弯下身子，盯着她的脸，抬手指指自己脑袋，说：“智慧。”

沈蕙抬起头，对上他的目光，哼笑一声。

三个小姑娘结伴过来点单，都是最贵的那种。点完单后，又拿出手机，红着脸对程嘉言说：“帅哥，能和我们拍个照吗？”

程嘉言摊手，耸耸肩膀：“随意。”

小姑娘们欢呼雀跃，把手机交给沈蕙，找好角度拍完照，又捧着手机开开心心地回座位了。

那边坐下不久，又有一个漂亮女人找程嘉言拍照，这边拍完，剩下几个中年妇女也结伴过来。

沈蕙手速飞快地写完单子，见程嘉言终于合影完毕，这才弯起嘴角压低了声音凑近他道：“色相。”

程嘉言笑容一僵，却很快又换上那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

他垂眸，右手食指挑起沈蕙的下巴，倾身贴近她，鼻尖几乎碰到她的鼻尖，声音充满磁性：“怎么，有意见？”

他背对着正门，门开着，外面就是沿海公路。公路另一侧是海，海风起，暗涛汹涌。

沈蕙脸微微往后一仰，拍开下巴上的手，瞧着程嘉言无声地扯了扯嘴角，像是在笑，又像是在嘲讽。

程嘉言甩了甩手，勾唇一笑，转身看向丁步。丁步忙着讲民国那位女作家的故事，讲得红光满面，讲到高潮处，连喝下三杯凉白开。

“这一票，账面上至少多了一千。”程嘉言开口，又扭头，看向沈蕙。

沈蕙正好按下计算器最后一个等号，她瞟了一眼上面显示的数字，按下关机键，没有说话。

“三成，别忘了。”程嘉言说。

沈蕙抬眸，笑着说：“你们就这点本事？”

这个笑容不像刚才那样含义不明，这次的笑，满是嘲讽。她目光戏谑，带着讽刺与试探。

程嘉言眼睛一眯，随即笑了一声：“是又怎样，不是又怎样？”

“不怎么样。”沈蕙抬抬下巴，带着几分倨傲，“如果你们只有这点本事，我凭什么跟你们合作？”

“呵，激将法？”程嘉言哼笑，侧过身手肘搭着吧台，微微矮下身子直视沈蕙的双眸，“不过恭喜，你成功了。”

他说完，朝正好往这边看过来的丁步招招手。沈蕙余光一瞥，只见他手指修长，虽然骨节不算分明，但指节匀称纤细，丝毫不像干重活的手。

沈蕙无意多看了两眼，被举着小红旗跑过来的丁步打断。

丁步：“程哥，你叫我？”

他刚才给游客们连讲带演，出了一身臭汗，两鬓汗水汇到下巴处，他扯起T恤随便抹了一把。

程嘉言“啧”了一声，往后一退，离他远了些。

丁步讪笑：“哎程哥，你看我又忘了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从吧台左边的盒子里抽了几张纸巾，冲沈蕙一笑，“美女，借纸巾一用。”

他一边擦脸一边干笑：“程哥，这回你没话说了吧？”

程嘉言双手插进裤袋，问他：“这批搞定了？”

丁步顺着他的目光回头，顺便和她们打了个招呼，然后才又扭过头看向程嘉言：“都搞定啦！程哥，我办事你放心。”

程嘉言点点头，抬步往门口走，说：“下一批，继续。”

丁步一愣，嚷嚷起来：“程哥，又继续啊？我还没歇过呢！”话虽这么说，他还是挥着小红旗跟上程嘉言的脚步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，对沈蕙说，“美女，你等着，第二批马上就到！”

天色转暗，像是要下雨。两人一前一后走到沿海公路对面的沙滩，等沈蕙给一个客人结完账再抬头看去时，已经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了。

旅游旺季，沙滩上人来人往，远处的海此时带点墨色，海面上刚刚起了雾，雾气缭绕，海水显得无比深沉。

沈蕙发了会儿呆，直到又有客人前来结账，她才醒过神，低头算账。

半个小时后，雨声传来，不一会儿便从淅淅沥沥的小雨变成了倾盆大雨。

店里还坐着两个客人，被大雨困在了这里。沈蕙怕她们无聊，过去和她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

她们是一起的，桌子就靠窗边。窗户朝南，雨落不进来，正好开着透气。

其中的中年女人问沈蕙：“老板娘，这儿就你一个人看着啊？”

沈蕙点头：“是啊。”

“看你年纪不大，成家了吗？”

沈蕙笑：“还没呢。”

话音刚落，对面年轻的小姑娘瞪大了双眼，抢白道：“那你妈不催你啊？我才大四，我妈就催得火急火燎了！”

一旁的中年妇女拍了一下她胳膊：“我催你是害你啊？”

小姑娘轻哼一声。

沈蕙弯了弯嘴角：“我妈……去世了。”

“啊？”小姑娘张大了嘴，扭头瞧了自己老妈一眼，垂下头内疚道，“对不起啊。”

沈蕙笑笑：“没事。”说完，她看向窗口。

窗台上风信子的紫色花苞孤零零地在风中颤动，沈蕙怕它折了，小心翼翼地把它端去吧台。刚找到位置摆好花，大门口的铃铛便“叮叮当当”一连串地响起来。

沈蕙回身，只见丁步率先跑进来，外面雨下得大，他从头到脚都湿了。他的身后有大拨游客鱼贯而入，和他一样，都是浑身湿透，也有几个人拿了伞，但是风雨太大，伞根本起不了作用。

最后走进大门的是程嘉言。

他浑身湿透，衬衫和背心泡了水，紧紧地贴在身上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胸前、肩背结实的肌肉线条。

他的头发很短，进店之后，随手扒拉几下，很快就不再滴水。

沈蕙看了他几眼，又把视线转到满堂的宾客身上，瞬间扬起笑脸，拿着笔记本一桌一桌点单。

丁步又来到吧台边，抽了几张纸巾擦脸，目光落在沈蕙身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朝沈蕙那边努嘴说：“程哥，她看见顾客怎么跟看见爹妈似的？你瞧她笑得那样儿……”

程嘉言也抽了两张纸巾，叠成方块在脸上擦拭几下，还没等他说话，丁步忽然扭过头看向他，又说：“程哥，你说……要是我给她钱，她是不是也能对我那样笑？哎，一想到她跟我笑，我就……”

“你就什么？”程嘉言沉着脸打断他的话。

丁步讪讪地挠了挠头发，生生把还没说出口的话吞了回去。

程嘉言把纸巾扔进吧台边的垃圾桶里，抱着双臂看向沈蕙。

外头天色暗沉，店里开了灯，暖黄色的灯光，带点朦胧。

沈蕙点完最后一桌，抱着笔记本站直身子，一转身，脸上明媚的笑容还没来得及收回，就对上程嘉言的视线。

雨天空气湿润，室内也仿佛蒙了一层雾气，稀薄地缭绕着，凝结着或深或浅的橘色灯光。宾客高高低低的交谈声不绝于耳，外面雨声稀里哗啦像要下到时间尽头。

有风从窗口飘入，沈蕙今天用一条蓝白相间的丝巾绑着长发，两鬓的碎发被风撩起。

程嘉言眸光深邃，又瞧了她一眼，撇开脸，看向丁步，说：“待会儿算算咱们今天的提成。”

“程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算得清清楚楚！”